

陳立夫講政壇內幕

● 王成聖

自嘲畢生不務正業

黨國元老陳立夫已高齡九十六歲，但仍精神奕奕，活動頻繁，年前出版回憶錄「成敗之鑑」一書，甚受社會注意。陳氏青年從政，身膺重寄，在蔣中正身旁，是位舉足輕重的人物。他的回憶錄，頗有與眾不同之處。他在書中透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政壇秘辛。他這本回憶錄必將成為研究近代史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初，白髮蕭蕭的陳立夫在為他的新書出版舉行的發表會上講話，自認一生宦海浮沉，握有大權，在寫歷史，可惜未能創造歷史。晚年宣揚道統，倡導養生，連自己都覺得荒謬。他說，他是學礦冶的，本來想在振興實業方面發展長才，不料哥哥陳果夫的一句話，把他推到蔣中正身邊。從此參與寫歷史的任務。從事黨務、軍事、教育行政、特務工作，因而他自認畢生不務正業，學非所用，回首前塵，不勝慨嘆！

用「老驥伏櫪」來形容晚年的陳立夫，應不為過，據新聞報導，在海峽兩岸解凍初期，他曾倡議以外匯美金五十至一百億經援大陸，實現孫中山實業計畫，協助大陸民眾擺脫貧窮，促使中共和平演變。又呼籲中共以民族前途為重，效法當年的國民政府，對台政策應以大讓小，以創造友善的和解狀況。可惜他的話，兩岸掌權者都聽不入耳。不過將來時過境遷，他的這些話可能是「真知灼見」。還有報導說他曾就憲政議題，向最高當局三度上書，陳訴已見，可惜均未被接受。但是不管他是否仍有影響力，他憂國憂民的精神，卻表露無遺。古人有「志士暮年，壯懷未已」的詩句，應是陳立夫晚年最佳的寫照。

在新書發表會上，陳立夫顯露出天真的返老還童的赤子之心，談到他和蔣中正的關係，推崇蔣中正是他生平最崇敬的人物，但在大陸失守後，蔣對他卻有誤解，只好退隱美國養雞。對於這些誤解，他從未向蔣辯解，最後都煙消雲散，可見兩人關係非凡。在政治這條路上，他談到曾協助蔣中正和汪精衛鬥法，那時常有人打電話向他問蔣中正的去處，他都不答，包括汪精衛那位「極有權力慾的夫人陳璧君」在內，他說他不但答他的問題，還擇過她的電話。講起這些事，陳立夫顯得眉飛色舞，得意揚揚。

他說他發表回憶錄，主要的目的為振奮青年人，想當年革命、北伐、抗日，參與者不都是年輕人嗎？他認為年輕人可改變歷史，也應該有這個志氣。

當年在國民黨組織架構內，陳立夫根基深厚，以致外界有「蔣家軍隊陳家黨」的說法，他和哥哥陳果夫被認為是CC派的首領，對於這些，他一概否認，指那是共產黨挑撥離間的講法，他說他們兄弟從未組幫結派，樹立自己的勢力，只知盡心盡力，協助領袖，為國為黨服務，有些同志認同他們自我犧牲的做法，即被指為所謂CC派，其實全是誣蔑，不是事實。

勸蔣不要亂發脾氣

陳立夫在回憶錄裡，透露了政壇軼聞，足使人消痰化氣，不禁莞爾。他提到蔣中正的脾氣很大，常教人受不了。他在跟隨蔣的初期，就向蔣說：「別人被罵受得了，我受不了，你如果再用這種態度對我說話，那麼明天我就捲鋪蓋。」他還以德國名將興登堡的名言告蔣「發脾氣是在自己處罰自己」。蔣中正聽了他的話，果然以後的廿多年，從未再對他發過脾氣。

在民國十八年，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，出任秘書長。當時的中常會是由九位中常委輪流主持，秘書長陳立夫都要和他們接觸，他以說笑話的方式形容這些重量級大員的性格：他說如果你去見胡漢民，他會滔滔不絕，沒有你說話的機會；去見蔣中正，他會聽你說話，自己說得很少，去見汪精衛，兩個人都會說得很多，因為汪很會討好人；去見孫科時，那就兩個人都沒有話說了。

陳立夫也提到大鬍子于右任，于氏年輕時即于思于思，他問于晚上睡覺時鬍子往那擺？于氏回答說是打個結放在被子外面。考古學家顧頤剛和他也有過趣味的接觸，他在任教育部長時，要訂工程師節，請顧頤剛考證治水大禹的生日，顧頤剛考證的結果說是大禹是虫不是人，陳氏則告訴顧頤剛，如果大禹是虫就不會有生日了。最後經考證把大禹的生日訂為工程師節，陳氏認為他這樣等於救了顧頤剛，否則考古學家的盛名恐怕要染上污點。

大家都知道故總統蔣經國早年視陳立夫如兄如師，兩人也曾發生過誤解，就是在中央發表蔣經國任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時，校內發生反對風潮，陳立夫前往處理。外界指他作了一篇演說便把風潮救平，其實那有這麼簡單，他暗中折衝協調，很費心力，自覺吃了大虧，蔣經國也不諒解，這份心結，是促成他後來退出政治圈，到美國養雞謀生的遠因。不過，他也承認在養雞的歲月裡，老總統蔣中正並未忘記他，每年定期寄兩三千美元，靠這筆錢償清多年借貸。養雞的日子過了五年，因為父親陳其業病重，他才回台定居，但已經遠離政治圈了。

悼胡漢民差點挨槍

在回憶錄中，陳立夫敘述他曾三度遇險，幸而吉人天相，逢凶化吉。第一次是在民國廿五年十月廿九日，胡漢民在廣州逝世，政府命令國葬，他奉蔣中正指派代表蔣蔣前去參加國葬典禮。抵達現場後，他因代表蔣中正自當領導前行，循規定路線前往靈堂，那天與祭人員眾多，秩序很亂，他為避開人群，遂在應右轉處前數十步先向右轉，再左轉步入靈堂，行禮完畢後，也未遵照原訂的路線退出，選擇人群稀疏處走回，未出事端。不料，回到寓所即聞知湖北省主席楊永泰在漢口參加外人約會時被刺殞命，兇手逃逸。事後經政府查辦，知係胡漢民派的劉蘆隱買通職業兇手王亞樵的手下所為，以報胡漢民被囚禁之仇。據軍法處審訊口供稱，他們原計畫於胡漢

民國葬日，在廣州刺陳立夫，在漢口刺楊永泰，以混淆視聽，使外界不明真相。不料，陳立夫似有預感，鬼使神差，改道而行，因槍手距離太遠，無法下手，陳立夫倖免於難。不過，此事使陳氏深感寒心，因為胡漢民被禁閉時，他是唯一為胡漢民求情的人。跟楊永泰恰恰相反。政學系要角楊永泰竟被刺喪生，很不值得。後來劉蘆隱在獄中，由劉峙具呈保釋，請陳立夫簽名，他亦慨然照簽，使劉蘆隱聞訊感愧不已。

說到胡漢民被禁，與陳立夫無關。此事肇因於國民黨黨爭，孫中山逝世後，黨內領袖人物以時任立法院院長的胡漢民及汪精衛、戴傳賢三人聲望最著，但軍政大權卻操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的手裡。民國十七年寧漢分裂時，胡漢民、蔣中正曾合作，對付漢口以汪精衛為首的一幫人，事件平息後，汪精衛已一蹶不振，完全靠邊站。

民國廿年十月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南京舉行第一三〇次臨時常會，蔣中正主張召開國民會議，制訂訓政約法，遭胡漢民反對，胡漢民認為建國大綱及孫文遺教已足可作為訓政藍本，不必再另制定約法，與蔣中正發生激烈爭執，蔣中正遂以胡漢民身體不適為由，將胡漢民留置於總司令部所在地的南京湯山。引起胡漢民的追隨者鄧澤如、蕭佛成、古應芬、許崇智等人的不滿，聯合孫科、林森及桂系軍人李宗仁、白崇禧等人，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，形成寧粵分裂，此一政潮紛爭，導致蔣中正下野結束。胡蔣的親密關係，自此出現裂痕，始終無法平復。陳立夫身為蔣中正的親密助手，遭到胡派懷疑，差一點遭殺身之禍。

江輪遇襲空中驚魂

在抗戰初期，軍事失利，國軍節節敗退。陳氏透露每次撤退，蔣中正委員長都是最後一個離開，在走前會打電話給在身邊幫忙的幾個人，蔣常在電話中說：「立夫，現在你可以走了！」陳氏反問：「委員長還沒走，我們怎可以先走？」蔣中正總是回答：「你們先走吧，我也快走了！」要所有幫忙的人先安全離開，蔣自己最後才走，這樣才算是個領袖，才會有人肯為他捨命。他認為領袖之所以為領袖，有其必然的因素。後來在漢口撤退時，發生一件插曲，當時也是蔣委員長要他們先走，離開漢口，那時有兩條路可走，一條路是乘飛機，另一條路是乘船過洞庭湖，經長沙到貴陽，再到重慶。朱家驊要他同搭飛機走，陳布雷則希望和同伴伴坐船走，朱陳兩人都送票給他，使他很難作決定，不知該跟誰走？很奇怪在晚上陳立夫做了一夢，夢見一隻老虎由天上跳下來要咬他，醒來想想天上有虎下來，象徵禍從天降，那麼他飛上天去就不會有禍了。於是決定搭乘飛機，把船票退給陳布雷，並表歉意。結果他和朱家驊，平安抵達重慶，接到電報消息說那艘船在洞庭湖上被日本飛機發現，認為船上必有重要人物，於是俯衝下來用機槍掃射。後來陳布雷到了重慶，告訴他說，他們預定住宿的船艙有兩張床，一張他自己睡，另一張準備給陳立夫，結果那張床被打中三顆子彈，如果陳立夫在，必死無疑。應了禍從天降這個迷信的想法。由於這次經驗，使他以後由新疆返西安途中遭遇日機空襲，決定不退回蘭州，繼續往前飛而告脫險的情形相似。一連串的生死繫於一髮，化險為夷，使他覺得自己真是幸運。

還有一次是在大陸撤退時，陳立夫陪同行政院長閻錫山飛往台灣，同行的有朱家驊等人，晚間出發飛離大陸來到台灣，不料飛抵四川和湖北交界處，飛機兩翼結成厚冰，下墜約七百尺，不能前飛，乃折返成都。抵達時，全市燈火通明，陳立夫疑係已降落在陪都的漢口，掏出手槍準備自戕，後來聽到機師報告，始知回到成都，一場虛驚遂告過去。後來獲知飛機墜落的原因，是飛機上載有金條

數十箱，為閩錫山院長行李之一。次日再飛時，爲了不再超重，陳氏商請閩院長減少衛士數人，而金條非帶不可，一路安抵台灣，原來隨閩錫山從山西出來的人不少，均靠閩錫山接濟，金條對閩院長確是十分重要。但是爲金條不惜人命，也讓他開了眼界。

汪精衛對抗戰悲觀

由於陳立夫早就追隨蔣中正，故與汪精衛頗有接觸。陳氏在回憶錄中指出，抗戰一開始，汪精衛就非常悲觀，對抗日沒有信心，同時汪又自覺是領袖中的領袖，有非常大的權力慾，汪的太太陳璧君的權力慾比汪還強，如果汪精衛做了「老大」，她就是「第一夫人」，就可以發號施令。可是帶頭打仗，非有過人的眼光不可，汪沒有這方面的才能，所以爬不上最高位，使汪某夫婦心中始終懷有不滿。陳立夫說，每當戰爭失利，汪就對他們說：「唉！這個仗怎麼能打呢？」一副悲觀的論調。後來政府退到重慶，汪精衛已打算逃跑了。陳立夫認爲一個戰時領袖，下決心最重要，主持大計者信心動搖，對下面的人影響很大。而我們抗戰至最後，卒獲勝利，完全是蔣中正個人的決心所致。他舉例說，我們抗戰失利，一路撤退，由南京、漢口直退到湖南，如果日本人不以零零碎碎的軍隊打我們，而以百萬大軍壓境包圍，我們就完了。但他們以零碎的軍隊打我們，今天不夠了，明天再增加一些。當時蔣中正委員長判斷日本人是「小氣鬼」，氣魄不大，一心想佔便宜，希望以很少的本錢換取大利益，所以蔣委員長喊出「以空間換取時間」的口號。中國這麼大的面積，要每個地方都打可不容易，你在這裡打，我們到另一個地方去反擊。敵人跑到我們的國土上打仗，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抗日，他們鐵定受不了。蔣委員長基於這個理念佈置政略和戰略，結果顯示非常正確。

陳氏指出：當我軍退抵武漢時，他很擔心，認爲如果日本用大軍由南面走粵漢鐵路，北面走平漢鐵路，從南北兩方包圍，我們豈不要吃癩。當他用這個問題請教蔣委員長時，蔣判斷說：「不會的，日本人絕對沒有這麼大的魄力，我們步步爲營，慢慢的可轉敗爲勝。」事後證明蔣的判斷完全正確。

民國廿七年，中國國民黨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，陳立夫在黨內推動「一個主義、一個領袖、一個組織」運動，選蔣中正爲總裁，汪精衛爲副總裁，汪不高興，後來又要汪精衛當上國民參政會的領袖，汪還是不高興。陳立夫看在眼里，知道汪精衛要逃跑了，但不知什麼時候逃跑。這時日本人正想找一個中國人來做傀儡，汪精衛是他們理想的人選，勾搭之後，一拍即合。汪精衛的副官跟陳立夫的副官是好友，某一天，汪的副官向陳的副官透露汪要離開了。陳氏獲悉，立即電告在陝西漢中的蔣中正，等到蔣自漢中回重慶，汪精衛已到了海防。

這時，蔣要陳立夫飛海防去請汪精衛回來，飛機票也買好了。可是第二天閱報始知汪在海防被刺，刺客弄錯房間，誤殺汪的秘書曾仲鳴。外界傳言說是戴笠派人幹的，真相如何，由於戴笠早死，迄今未能證實。事件發生後蔣中正告訴陳立夫不必再去了。不久，即獲知汪輾轉逃到香港，再赴日本，和日本人勾結成立一個偽政權，再也沒有回頭。

陳立夫這時的差事是主持調查統計總局，下面原設三個處，第一處處長徐恩曾，後改編爲中央調查統計局。第二處處長戴笠，後改爲軍委會調查統計局。第三處處長丁默邨則落了空，於是丁某便跑到汪精衛那裡去做特務頭子，丁默邨到上海後冒充是陳立夫派來的，一舉把重慶在上海的特工人員全部請了去關了起來。陳立夫後來雖有電報到滬，否認派遣丁默邨，但爲時已遲，中央在敵後的特

工已被一網打盡。為此，中央特工部門對丁某恨之入骨。

日本投降前夕，丁默邨任浙江省主席，周佛海任偽行政院院長，李龍俊任偽上海市長，為了確保京、滬、杭這個黃金地帶，陳立夫派員找上丁默邨，要他聯絡周、李兩人，控制汪政權的偽軍，確保蘇浙地區，勿使落入中共新四軍之手，他保證丁默邨不死，結果丁辦到了。他本來可以不死，不料丁在獄中待審時，因病去看醫生，順道去遊了玄武湖，被記者發現報導了出來，蔣中正聞知非常生氣，問明原委後說：「丁默邨生病還遊玄武湖，應該槍斃！」陳立夫雖曾為丁求情，但因蔣中正對丁的印象太壞，最後還是被槍斃了，死前丁某非常後悔。至於周佛海因與陳布雷交情深厚，本可不死，蔣中正已決定赦免他，但為時已晚，周已病死獄中。汪精衛在抗戰勝利前，赴日就醫取出體內子彈時，死在日本醫院。李龍俊下落不明，陳氏判斷可能在大陸陷共時被中共槍斃了。

李宗仁被中共欺騙

陳立夫回憶中也透露了民國卅八年大陸陷共前，李宗仁弄權誤國的內幕。

民國三十八年大陸剿共局勢逆轉時，蔣中正總統引退，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，李宗仁中了中共的計謀，中共暗中傳言「假如蔣總統下野，美國政府即將援助國民政府」。蔣中正總統宣佈下野後，中共大軍渡江，攻向江南，政府被迫撤往廣州，這時桂系部隊由白崇禧率領退往廣西，一廂情願的想法是接受美援後再由西南反攻，收復中原，結果美援仍來不來，還是無能為力。

政府退到廣東後，李宗仁仍想獨攬大權，罷除行政院長何應欽的職位，擬代以居正，結果以一票之差，未獲立法院通過。蔣中正乃建議李宗仁由閩錫山組閣，但因軍事節節失利，閩內閣退來台灣。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後，對他有誤會，陳立夫不得已祇好去國赴美，過他的養雞生活去了。

中外雜誌社稿約

- 一、本社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中外古今、現代史話、回憶與隨想、醫學新話、科技新知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對中外名人傳記，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老，稱先生，不空格，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五千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本社交由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